

幼  
學  
堂  
文  
稿

幼學堂文稿卷二

吳縣 沈欽韓 文起

時巡頌 并序

皇帝御宇十有三載天地謐清雨暘時若上下治和神人胥悅猶懼陰陽水土之不謹于宣洩農桑衣食之不周於勸敦勤恁宵旰延訪治道法官之尊嚴若不敢一日安也乃以三月之吉戒周陸載雲罕發少府之錢爲供頓之費按閱堤防巡行廬落舉官禮耕藉之文慰里諺遊譽之望以仰循

高宗純皇帝六勤鑿輅之威規俾四海之內莫不鏡大常

之至精聆和鸞之正聲方牧令長恪厲官守勤恤民隱孝  
第三老率厲子弟道揚閩澤遐邇聞風共轅禔福休哉史  
冊之美談太平之感事其在茲乎夫法天不息至德也率  
時昭考大孝也相水土之平成慰耆老之望幸至治也大  
小臣工咸樂昭著懿美雍容揄揚以附忠孝之一得臣以  
韋布親覩塞晏之化被蒙涵濡之澤歌鴻鵠之鏘鏘懷鳧  
藻之惓惓謹拜手稽首獻頌一篇其詞曰

邃古鴻濛元墨眈眈滿旌挺桐林總豸豸粵有君師靈命  
攸倚庶類桐生不矜爪觜龍翼鳳苞五德遞迨黑萌赤牙  
夏鼎秦璽寂寥亡詔儻忽灰弭疇淑而昌疇斃而否休召

天精德維君枳猗歟

大清道兼張弛考地啟圖中天正晷

祖功

宗德武奮文敕明造版蕩治亂相躋爰誓虎螭厥角崩鯨  
祓濯祆灾煦噢痼痼

皇猷顯懿普汜遐邇民被椒蘭士破弓矢麗禡積高蕃釐  
集彥抱蜀重阿偃伯一軌赤制轉圖黃圖行砥英聲茂實  
朗藻濛汜紛綸滂沛恩浹骨髓百六十年三萬餘里博採  
民謠厯稽王史炳炳麟麟古未有此爰逮我

皇重光綿禩泰元渾擢紫官僑危鑒觀穆清恪虔顧誕戴

巍履栗肅壇禋時推其粵宛以惠朴鄙贊其因盥以轅化  
理天心順若產祥隕祉於鑠

祖制覲揚道揆恭館龍文神函鳳紙斧藻丹青金玉表裏  
鉅匠囊含細程黍系聖域皇階軼姚跨似誕聰聽之何其  
禕爾稟天生知鑒古求是詩受復翁學諮滑子味飮羲風  
膏沃孔旨三物興民九行統士藝途波流禮園雲詭颺徼  
欠天槐陰壁水首善矢敦文化邇迤實惟

聖學兼綜百氏戢戢黎元秀眉亂齒

宸衷俯厪燭照如咫力本於農慎刑於李

詔書數下冠蓋幡纒大沛恩膏養瘵通否愛均鳴鳩仁馴

雖雉億兆熙熙含哺而飭巷舞途歌星周一紀歲在丙二  
小醜如蟻椎牛得飽掠馬而駛赤囊告變黑丸冒死跳頭  
叫嗥鄉亭或燬

皇帝神武命將盤壘妖星雨隕威弧所指乞活父安里門  
夜闕穰穰畿輔溝洫錯綺辰入五車漲溢靈軹渾河最濁  
故道屢圯吞衛嚙沽潰渭涯涘桑棗掣洩廬舍隕毀

皇帝曰咨警予在彼賑帑惟周孳菱惟庠宛宛長隄帖安  
崩旄都水是司稻田是使陸海上腴庶歌億秭

皇帝親政延謀臧否物爽求衣反支啟匭整飭百司無或  
凱散

皇帝勤民處高聽庫率厲官守周知下俚宅宅田田無窳  
無詰乃戒鹵簿乃陳蘭綺知頓不煩水衡自庀籠設儲胥  
罷免工技吉日以剛淀津艘止下屬星虹先驅夔螭天動  
神移虎眇麟跼花覆青旗艸承黛邾萬戶香醑千官佩紫  
甘雨隨輪慶雲抱珥秀鬢鷺振侍老鶴跂賦頌臚聞歌音  
遞擬下情上德

天顏有喜左輔西迴碣石東峙仰念禹庸俯循漢址今時  
玉帛昔年橈櫟

聖考適追翠華幾企官館緬懷鼓鐘殷耳歌續於薦戲罷  
角觚粟帛仍頒園廛未徙千艘挽漕百貨列市金甌錫羨

玉斗延美弭節還興宗廟薦鮪至孝克彰至仁孰比平露  
扈煌葳蕤霍靡白雀蒼鳥象瑜雪趾山呼共聞河清寧俟  
皇帝福謙休徵不恃益修懋德以答天視聲教所施梯航  
填委露犬紈牛雉裘魚鞞火齊木難騶牙驟駟殿車是乘  
螺舟是楫

皇帝柔遠不尚珍傀崇我敦龐黜彼華侈天人慶矣海寓  
安矣扶輿縱萃含鈞率履禮繹二典樂崇七始銘鐘勒彝  
操觚削柿神筴昭增壽域不被巨億萬年蹈詠靡已小臣  
作頌敢附豐芑



詠勤堂記

伊尹四方獻令曰正西之國獻紕蜀漢時哀牢夷知染采  
文繡蜀瓦帛疊蘭干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冉駝夷人能  
作旄氈班蜀青頓髦氈羊羴之屬古之方物不違其土工  
作不易其性豈不然哉吳東南一大都會四方商賈均輸  
撲賣縱萃駢坵市聲聒耳比於他省爲盛吳之市百物環  
列隱賑歲襲自璆琳珠琲頗黎金翠蕉葛升越泥車瓦狗  
之玩雖巧厯莫能數而與洋人博易嗶吱羽毛大呢之屬  
聯翩張肆凡四十餘所視他業爲貴且饒若其輻湊致遠  
車接軫舟銜艫幾遍於天下富家巨室矜服玩尚輕靡慘

幕茵蓐悉取給於是姚冶眈都曼姬恩子中帶袍襪柔橈  
卹削光彩照灼與珠翠相間蓋自威世之極嬪貢充溢波  
及四表而樓居穴處之人涵濡王化率革其顛顛之愚得  
展巧於機篋鉅規輸益亦由都人士士之被服崇飾閎侈有  
以致之也書稱海島之民曰卉服以今觀之豈不甚相縣  
絕哉舊俗商賈貨殖皆別置邸舍賦吳都者云競其區宇  
則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足以盡其形容獨西  
洋段匹有列屢無思次嘉慶十年其市魁蘇某合衆力鳩  
葺材得吳縣治之西偏蕭家園故址爲屋若干間有堂有  
室有庖有溜門枕高壯榮宇軒敞又析歲入之羨爲公支

賈人子之疾病死喪皆給其費爨牲後顏曰詠勤堂蓋取  
古人詠歌其勤以慶於有成也世或輕居奇持贏之人謂  
其尚媾嗇競錐刀今觀斯堂之作暇則與賓朋相燕樂推  
食萃之義急則與貧窶通有無戒谷風之刺以視士大夫  
營巧宦擁高貲韞蝥自足蔑視其親戚同類而莫之間者  
不已重歟慨自郡縣之力詘而津梁亭舍之係於官者多  
腐敗赤露莫之克舉乃工商私室之營建反得趾美踵華  
於此見事無大小莫不敗於貧薄而富庶殷阜  
嗚呼有司之率其職者尚其具完美之規爲媮惰之式哉

授鏡圖記

夫言絕修多喻循環於巾結情深調御攝安隱於化城毛  
道凡夫便說梨車之諦冀傭窮子終參灌頂之門故起貢  
高之念則慈氏難求堅迴向之心則火鬘得度味皆一雨  
影無二月奚必捨好愛之妻號勤策之男衣標五色律具  
四分而後克紹世燈常淳性海哉錢君發者清信士也通  
四韋陀希入犍度不揃梵志之爪自安周羅之髻水傳器  
而無遺日從屋而得照雲闇雙林花思滿鉢雨休十夏香  
願塗身既豁然於鋸義斯欣契於鍼投與海會杲禪師爲  
方外交親其軌範斷夫攀援雖乏金田倣結繩之須達寧

施米潘勗奉饌於淨音其長子爇契心於三十七品生免  
牛呵上口於四十二門鈍殊羊啞六師詎識早來師質之  
家一木還尋長學者耆婆之道不索直於羅閱城中每奉液  
於日藏座右雖抽筋挑燈善根夙種而駐流叱婢習氣猶  
存色陰入界塵識緣空窺柰女於樓中趁鹿姝於車上好  
衣則通縵百銖散花不落膏首則華鬢千葉點粉未乾識  
沒青黃法陳黑白因皈依禪師爲少分善宿凜七趣三塗  
之苦承五明八解之規別鳥空鼠卽之談識龍猛馬鳴之  
教欲涸愛河先尋慧地一夕於神足之井爲初行之夢授  
鏡一枚未幾杲堂果以準提鏡貽之篆心合爪雨淚集膺

遂繪圖以記其事夫鏡者湛精比禪那之止流光爲般若之觀故入三摩地虛空以破邪魔轉如來藏普門以立明照誠薰修之寶相比拯溺之浮囊精矚所窺重垣不隔於掌果聖心所證衆寶無踰於髻珠從此秉四宏誓拔一闡提璫日懸輝劫消藕孔已雲垂蔭道棄米臍念惡義之同蒂戒野干之失牙落暴志之杆不纏五繫施福貴之甌奚止七錢對此鏡也重重妙影共發光明翳翳纖塵只須拂拭阿難周視自能別於聖凡演若晨看豈自嫌其面目杲堂師鶴衆隨行龍神說法書偈石開繡經花涌身狎旃檀之氣筆含舍利之光丈室下籌爲證雙修之果梵天授記

得逢六劫之緣布毛侍者瓔珞童子得不誌慕巾瓶望塵  
幢刹乎錢子以欽韓稍解麻繻之語爰請支那之撰渺福  
城之一水儼香國之三幡當如駿馬見鞭影而卽驚勿作  
癡後逐月光而共墮故曰語其渡河雖象馬兔之有異論  
乎出宅實牛羊鹿之無別矣

墜水答人慰問啟

某智昧相鳥運同退鷁悲歌獨漉寤歎鴟夷某日以某氏  
有喪湖口同載效雙騎之送客隨八米之挽郎吹哺方占  
揚沙頓起眩掉毘藍號呼跋扈螺舟旋沒馬尾難緣水裁  
衣帶可斷投鞭身本萍踪未堅抱柱若石像之髻浮異金  
人之劔捧術慙趙炳張蓋寧過命厄虞卿遇沙得脫僵公  
覆之廁牀噤應生粟循慕容之蒜髮寒已成冰相顧神癡  
每思病悸昔王文考之才華杜伯侯之志節一爲噩夢俱  
殞深淵長公多力版屋促其繁音津婦傷心箜篌傳爲哀  
操某亦何人出休爲拚若董元代仗督軍之節叔先雄刺



殉父之棹固宜含笑鮫宮怡魂魚腹高揖水仙驂翔帝子  
若某者豈少萬全曾非歿所凜茲習坎輕若鴻毛所以不  
敢爲溺人之笑而彌甚於傷瓜之嘸也伏賴仁祐小劇旋  
平敢不戒切臨淵慮周觀井謝太傅衝風吟嘯興應衰矣  
陸浚儀映水胡盧慮誠不爾藥酒魚牲同儕相慶息金消  
石君子所期若使祭風臺上下瀨船中他日樊須猶立踰  
溝之約長年宗慤終存破浪之心

與吳穀人祭酒書

欽韓頓首素秋已半玄校生凄棗赤比隣柳黃遠埃惟祭  
酒先生禠躬元吉幸甚前者兩接清袞間酬介雅祇以屠  
門酒肉街卒語言彼幸御車之雅此懷引席之嫌雖復晝  
船隨鷁翠裊飄鸞桑落酖顏檀槽聒耳但覺薰蒸渠關清  
譙違教以來忽復彌歲每念春渚生波吳艫可溯秋雲被  
野江樹能明而蓬蘢自陸蒹葭非遠不能撰履龍門橫經  
鱸舍衝湖上之曉煙邀竹西之素魄怛悵此心何時自釋  
夫露凝落木蛸更結其高吟雨積窮岩雀自矜其絳羽然  
則稟清氣者雖肖翹不可移尚文采者在枯槁靡有悔

欽

韓

行業無稱緒餘稍拾螢光不能自照繭絲適以自纏亦  
綠微尚聊拒牢愁故出則字滅毛吹霧消塵汗雄雞送白  
躡屣愁迷野馬吹青曳裾遜巧入則鼠印繩牀蛩鳴敗壁  
無金石之聲有機杼之嘆美人之怨以蘭蕙爲芳秋士之  
悲非萱蘇可樹乃復學書摘柿檢袞然蒿羽陵搜蠹謂將  
陶鑄周秦虎僕抽豪妄欲土苴崔蔡若使高春一斜桑景  
黯靄女夷忽逝權采飄葦垂竹帛而匪任題圓石而自弔  
素書埋上白楊刺天嗟如之何不然者德璉述作之思康  
成寫定之日翬翬自竭寂寂何傷縱令蘭臺解綬砥室揚  
襪金釭二等玉釵十色鱠槃雪飛縹尊星沸朱鷺徐鳴紫

鸞對舞嘉賓既作奇麗雜陳不足以易其念也頃者倪子  
穀民襍被入山寄踪僧舍因得昕夕過從笙簧文史樽俎  
雲山佛火蒲團茶煙禪榻得思元之勝遂栖薄之懷皋壤  
序遷萍蓬又轉挈舟聲逝返筆影留又所惻已閤下海內  
重望朝宗所歸豐山之鐘鳴霜益遠泗濱之磬叩水皆調  
倘念此顛蒙安所聊浪惠瓊瑤雜佩之言發木石同壇之  
志亮爲幸也秋陰濛濛朱弦窈窕叢桂襲馨遙岑凝碧盼  
想清徽曷云有異

與吳韻皋書

自出都門離思愒惘夕暉散金輕塵碾麴靈圖利剝目盡  
川原迴望重城祇增悽戀明抵涿州見結駟兩三銜鑣歷  
錄歸騎遵南客程趨北同爲失意我更飄搖託懇欵於新  
知仗起居於庸力心慄連瑣口哽銜碑百旬未遠奔走六  
千嚴辰歎景砭骨燥肌艱辛浩唐引鏡速老若其驅馳之  
傲篋津途之抵巇誠爲困也畧可僂也車廣一肘劣容兩  
人引身若繩動則重累形同傀儡倚如駟歷瞻星曉發障  
風舞塵亭午赫曦脣焦喉嚨四體甃甃蚤虱淫癢叢櫟暫  
惕若遊閩風踰趙歷魏又阻行潦十步一潭牽挽呀呶死

潢渟演肥如肉汁月黑隍深途窮馭劣退危呂錡之泥覆  
易周氏之注朝歌以往逕復嶮仄輪蹄狃蹴崎石電礮林  
壑宵竄怪禽鬼泣愁魄屏營朝吟夕歎幽冀之部良岨坎  
勢多經戰場潭漪照瘳隴隕出鏃天窮陁北波沸枋頭常  
山陣雲奔虵亘塞太行天井曳練騰虛昔之阻兵抗峒鷹  
睛鸚視莫不甲裳灰燼京觀草青枹楫燈焚麗譙角虺攬  
轡脚蹶良可慨已旣屆孟津千指爭渡崇朝至晡鞭馬入  
船絕流注瀆僅達河陰北邙峭蒨落日纒黃伊洛而西稚  
水涓流礮材塞路脂轄新安始愁陡峻煙消坑血霧黯原  
燐巉巖硤砢徒御聲嘶鬢纓嶺複澗閭谷谿坂折羊腸軌

穿蟻曲人則齒擊馬則頰搏仰窺臺臺若在井窪俯瞰碌  
碌危逾足分失勢一墜糜骨膏壤回谿上下直接函中攢  
圖插霄覆釜蒸雲崔嵬削鐵穹瑤轉雷已矣哉王陽所以  
歎息梁生所以長謠矣若乃林麓紆軫聊慰羈望中條隱  
隱間以大河秀嶂行縹驚波含漲近則茅茨數闔負販傳  
輶皆傍阜區種穴高開戶山泉引溉人語墮空遙望峒亭  
義兼巢窟迄溱潼關霍霍千仞奇爲崇壯騰霞接檻浴暎  
晃墉霽浮屏削綵落虹橫河流巖怒當其前太華差栽負  
其後洵足控制神皋彈壓六合也華陰道上憑眺清遠蓋  
柏飴巖絲楊編埒通軌平行可施馬射嵐氣晴嶭逶迤百

里捧掌高拳點黛秀發葩繡參參散敷天際自是次宿始  
入青門至夫龜趺鴛螫天采嚶聲懷舊思今感辰觸緒雖  
傳逮之述遊陸機之行思操觚命簡辭何能盡乎伏念古  
人亦有雞栖曉發棧石宵征或緣仕宦或值流離如僕者  
既非壯遊又無負累懷此鬱鬱笑此勞勞顧同儕如聚沫  
撓煩憂若飛蓬望極煙霄悲動林籟野鷹欲下悲笳送響  
此時情懷何能述也足下南歸想復卽發就館甫爾粗叙  
所見思不周賞情乏圖狀聊復寘之續當展布不一



送周保緒之淮安教授序

節驚白藏人違素心蘿碧一山霞綺千里吾友保緒之官  
淮安縹醪不御朱弦無聲蛩如雨急雲若蓋搏松篁拂逕  
娟沖魄以孤清蒹葭被水颯商飈而獨遠鷺立亭秋鳧衝  
波晚支頤隱几子綦乃喪其偶展簞掩閨張敏猶迷於夢  
嘅中達於結佩舒積愆於鞶車原夫教授之官立於汴宋  
始版除於慶厯繼堂選於熙寧良以昧昧鰥生顛顛桐子  
教於蒙養乃可要之老成授於觀容乃可試之釋褐往古  
遺規畧可覩縷自州長黨正道藝攷庠上老少師節義明  
塾俊秀無分乎士農官吏卽爲之師長漢世以來儒吏異

方政教乖分雖文翁開閣傳教每進經生何武垂帷行部  
先觀雅拜僅右文之美事非治劇之要言於時卒史則郡  
置五經從事則州稱五業亭長無鷹鷂之志嗇夫有康樂  
之書然師儒專職文學一掾而已魏晉以降玄風旣熾門  
蔭方滋秀才以軍興而廢胄學以國恤而停郡崇州望皆  
江左之虛名博士助教亦索頭之曠典虛辨龕立於伯朝  
劉炫難爭於隨代唐則校官之事共參長史方州之內遍  
置經師率皆溝猶之督儒庵焚之鄙士欲望丹青之染蘭  
芷之漸不幾如援戈春黍擗埴索塗乎宋元以來乃參碩  
望及其弊也家所習者詩禮之空言國所求者名法之碎

事一登仕版學術皆非苟厯顯途華實並喪至張要津於  
七篇之藝而學校等綿絕之營矣專充廷於三年之試而  
師儒儼元默之尸矣苟非駑痾肯作枝官上之設是職也  
僅優爲末路而莫重其選士之箸其錄者亦視若曠僚而  
莫親其教取睥班削之閒膠輒堂皇之下嗜利及於錐刀  
問字惑於銀鎖所以塵生橫舍草鞠精廬此又近代之佚  
文也或者謂君慧箸青睛相明黑子思行年少已講一經  
少孺文疾卽成百賦尹翁歸文武之材劉叔林珪璋之質  
旣射甲科備四行自宜含香瑣闥抱蜀雲臺錢標景伯柱  
識田郎號殿中無雙試尚書第一卽宰百里專一城馴中

牟之雉長單父之魚饒爲之也乃自枉長材遠占便地唐  
世衣冠恥爲州學漢廷拜記譙及議曹豈知君子宅心只  
任歛隆之道無分冷熱之官一璽擁坐千卷署門詔鼓篋  
之諸生拓橫經之外舍推講學祭酒他郡遵其規號儒林  
丈人荒愴革其陋孝弟忠信明則不以科名爲弋獲兵農  
禮樂備庶不以帖括爲專家俾得澆風漸返化雨方滋孰  
非從政之本懷出身之無忝哉又况鄧仲華以書生仕郡  
豈必微侯雋不疑以文學入官安知上輔借朝暮之齋鹽  
勵肺肝之冰雪齋厨羊瘦講堂雀來列鉤楹而有造宰兩  
社而皆宜此固造物之老其才而玉于成也去矣周生江

介風高淮南木落載酒陳琳之宅投竿韓信之臺笏挂小  
山雁雲如墨盎鳴老壩鯨浪若雷屋角之蒿乃大於樹秋  
原之稼獨搖其稻長淮瀾瀾叢桂團團想與弟子員遊緇  
林烹瓠葉投壺行馬聞弦觀風立月且之評設五經而拜  
袞衣大詔雍容進退其間也

倪米樓酒邊花外詞序

清風過簫宮羽自應靈雲叩石掩溢爰敷族籟所乘情文  
擬焉米樓翦冰在壺歐絲爲錦垂簾微雨句識阿灰流水  
橫枝書傳覺範蠟淚畫堂堪圖秋思橙香錦幄最憶冬閨  
蓋握蘭綺歲卽冠柳名篇曉風殘月汲井皆歌疎影暗香  
吹簫重譜章擅楊花賀名梅子豈特曲屏翠幌怨徹曉行  
繡鴨香鱸感生秋泊哉酒邊花外集者哀所作小令同花  
問尊前之例也自子夜聲還江南弄作嫋嫋斜風山前白  
鷺瀟瀟暮雨林外黃雞歌板爰新旗亭斯樹則有樓上山  
遙傷心煙碧釵頭風裊惹寢香紅春水已皺玉笙猶寒華

采欲飛哀豔獨絕今觀此集畧具二端若夫堂名萬柳歌  
有大梅銀屏妝竟婢憶珠拋晶枕睡迴客嘲釵失鳳皇衫  
裁鴛鴦樓迟指三星於戶外唱五牛於座中碧字雙鸞共  
題厝史紅心百纈要爲琴箋願作彈箏砑羅裘傍何妨執  
板金縷衣圍於是五光十色紙醉金迷續妝樓之記粹花  
草之編思隨曼淥同揚調與哀絃共窈旣而弓衣空播斗  
食難邀落花一尺逝水綿綿明月二分對人寂寂珠帳梨  
雲麻鞞絮土燭蕊樓邊依然瑁璪繪花鬢上謾與殷勤鼃  
次膺新詞誰進于國寶殘酒仍攜海棠開後楚尾吳頭鷓  
鷦迟時一船兩槳芳草醉眠古藤陰倚振觸蟬聯又何能

已嗟乎玉貌三千結眉表色春光九十碾夢爲煙名士傾  
城纖塵依草當夫情濃於酒才豔於花滴粉搓酥蹙金結  
繡自謂千秋萬歲寧知五角六張至柳絲吹老掩抑紅牙  
苔錢看圓低徊鈿閣楚雲成憶羅悅重書綺語未忘歡悰  
日少稿新紅葉和疑有紅葉稿人瘦黃花蟋蟀燈昏菰蒲雨壯大  
都搔首皆足傷心豈必降王故國傳洗淚之言怨婦空閨  
號斷腸之集



徐良卿榕香詞序

夫繡補靈節之詩驚路龍鱗之樂咸假吐鳳之詞以發鼓  
鐔之妙上林樂府大予雅材新聲則景武丙彊雜曲亦妃  
稀君馬鏤鼎可消遏雲不絕古歌邈矣新闋盛焉陰淫案  
衍爰萃於詞四聲旣別于調實繁往古作者動嫺官徵纔  
脫鸞牋便調鴈柱柳絲弄碧惜月榭人遙劍影拂霜哀玉  
關人老歌者銷魂聞者墮涕至如桂殿秋涼桃源宴罷皆  
從捫石悉協貫珠石榴花顫乳燕窺簾金鴨杯巡官鴉噪  
柳迨乎鬲指不分換頭亦繆昧次膺之按譜歇君特之倚  
聲與夫效赤蛟朱鷺之篇追槃木白狼之製均爲文士之

操觚無與大成之協律也徐子良卿本山抹微雲之壻以  
蓮塘花落爲師宅枕銅官門窺玉女賈耘老水閣三間待  
雙荷葉楊廉夫鐵龍一曲和小瓊英梨雲漠漠尋蘇玉局  
之亭梅雨惜惜弔賀鬼頭之墓抒藻八義鏤辭三影可久  
少年便遺富貴倦翁末座已服老成花落燕歸之對蜂黃  
蝶粉之微觀其烏闌散帙蠶鉤傳書集稱珠玉藁續丙丁  
江南雨暗香潤紅綃金谷春深煙和碧草士衡脫稿盃送  
錦鞵仲舉抽蒙墨封羅帊書函寄多麗海邊燈火唱夕陽  
西下豈止酒旗風煖之吟郵亭索筆釣艇雲寒之景粉壁  
成圖則有花下髻雙尊前日趨德麟共飲聖與同遊玉舩

酒滿鱗皴綠波金縷歌殘簷欹紅雨杏花影裏吹暹天明  
明月樓頭擁衾夢轉皆成琴趣每繼樂章又若浣花溪上  
張內史之多情解佩江邊鼉學士之密意粉兒玉姐婁婉  
張穠豪犀掠鬢小鳳戰篋偶有風懷亦償綺語乃至感春  
懷古望遠傷離燭影搖紅故人堪憶蘿煙倚翠池館重來  
神鴉社鼓慨慷北府之吟老桂寒雲零落南園之賦一聲  
長笛樓倚草萋半股寶釵渡迴柳暗入夜銀屏梧桐秋雨  
舊時珠淚衣袂東風此則並工寫恨最善言情杜鵑聲暮  
霜鴈影孤不足喻其妻緊已加以不書濶扁自名檣散疎  
籬茅舍便勝玉堂古柳黃瓜何妨短褐以視廁稼軒之客

藥少刀圭稱秋壑之僊堂兼花竹獻望海潮之柳七唱碧  
牡丹之郎中只假狎詞乖其高致矣方丁威壯豈慮遭逢  
若使清霽亭前付盼兒之牙板遠香堂上奏劉妃之玉笙  
假山應海野之詞水殿進子喬之曲固不必集麝江湖瓊  
寒水磨號冰雪之老翁表泉石之清士也僕也愧笙磬之  
同音託苔岑之未契重辱誣諉聊綴卮詞尚欲泛浮梅之  
檻攜朱竹之筇任昉臺邊祝英宅畔入林燒筍對牀說餅  
花影攪簾讀徐伸之新製雨聲翦燭慰蔣捷之離情

錢桓陶卹詩序

蒼蒼者天星辰昭其麗膊膊者土草木賁其華人文取象  
史李受成身迹方孳汗青始殺被諸詠歌尤爲焜耀漢魏  
以來體裁爰備莫不聲情並茂文質相宣管標金玉之殊  
本藏朱墨之別由是華纓高屐錫杖素琴裁能署諾便尚  
含豪擬文通之體借休弈之集各思籠罩藝文鏗鏘朝野  
然考李充所定摯虞所分彥和之論贊仲偉之品評接武  
雅材僂指數子其餘作者草豐人滅策散煙消學若牛毛  
成如麟角學士嗟資千世一範錢君桓者吳邑諸生三歲  
誦孝經十年作文賦綺思裁錦清言屑玉循永明之體有

建安之風茂溥屬二百言淹晷便就慰祖說十餘事一座  
盡傾結廬湖濱息影人事模範山水流連魚鳥不繼樵蘇

猶招劉杜每抒篇什共和羊何沈尚書

德潛

夙相推許新

齋初構爲寫廬山之詩雌霓無譌終讀郊居之賦仲言則  
情深三復士深則光增十倍相賞非虛矣若其體製可得  
言焉夫振采則失諸浮矜巧則戾於雅出字句之奇恐菁  
華先竭逞才思之博或沙汰良難暢理則傷於警策綴情  
則懼其佚思以衡斯集數患悉蠲鬱若山林清如金水自  
廬江孔雀都尉鴛鴦筵筵魚尾之吟叩叩香囊之咏游於  
象外躍於冶中釀百末以爲甘儷七襄而成采他若孫子

荆之除服最善迴腸陸內史之征途不無搔首流覽全篇  
大旨如此乃嘉禾比德於良士香草結怨於美人佩玆瓊  
瑤終然枯槁同劉峻之聲塵寂寥有恨異溫生之文筆通  
峭空爲妻對卞彬祇稱蠶室書成賈勰自號農家悲谷影  
沉方相淚下自題員石長陵處士之碑孰致遺文安定先  
生之序蓋嘗論之鳥飛者准於繩水礙者通於海凡束髮  
弄翰苟精牧神臥瞿興眇少同朱穆之專老若袁遺之篤  
羣士擢擢蒼華冉冉疇克奮於雲表而不迷通諸聖域而  
無忝就令天子奏凌雲之賦宮人誦洞簫之篇欬唾碎金  
盼睽絕電而鬼伯易促仙夫難期靈夔之鼓擊而不應炎

井之火投而不然投天之藻則亦已矣又况黃菌不俟良  
璞誰明手瘞竈觚骨銷鼠壤卷束牛腰塵封罨網窮老無  
聞榮菀不及者乎若夫吹寒谷燭潛淵抽遺緒播幽馨水  
碧金膏光景一露稍解畢生之憾固爲後死之責爾



與李申者書

申者足下損書及所著落花詩伸紙發函如接歡笑比念足下將襖被出都一行作吏南北驅使冰塞炎徼千里萬里雖欲傳尺素於潛鱗寄削哺於羈羽而衡陽不到龍門或限以異時契闊之良深幸今日勤拳之尚接其爲珍重豈不倍常以足下之才不得排金門上玉堂高與襄成君授經於中朝下與灌謁者奏論於東觀乃屈志小鮮折要下走觚棧植爵邈焉給札之期鈴閣飛鳧回首薰香之寢流品一分銓除都別孝廉郎中出爲令長郡國高第入作公卿古今不同修門重入東觀求還未易言矣然而居一

官輒盡其職君子之宣力也宰百里人蒙其福仁人之利器也所以陽晝臨岐庾言錯餌尹鐸授政請命繭絲如兩漢虞升卿之盤錯王稚子之謳吟要持健令之惠文方轅神君之治譜若夫卓茂之愛浹吏民魯恭之化行鳥獸或有增貲就賦減年從役事無可問去而見思佳乎吏也所望於賢者矣今之進士被選翰林始於金元厥名應奉其職若漢之校書郎中晉之佐著作郎屬隸于秘書職參于蘭臺唐之史館修撰本無專官宋之秘閣校理始同帖職雖殿侍從之班尚遠論思之地頗嗟皓首寔號冷官固不若綰千石之綬爲百城之表足以鼓舞黔黎尸祝亭社也

高明之懷想無悵悵

欽

來此望舒三周遊梁之館無鄒

枚之好嫁衛之役爲妻子之憂形塵羣碎心抱孤炯幸假  
餘閒得理故業王壽負書難脂而繼溫舒截牒束筍遂多  
卽今溽暑退舍新涼砭人金風過簫葦墮如雨銀漢案戶  
襟橫欲波襲颺颺於堂階深搖落於皋壤昔之桑萎蠶饑  
中人春思今之露寒鶴警鞞士秋心加以鶴觴卻御違結  
契於苔岑鸞柱罷調隔同音之笙磬是則伯鸞之五噫平  
子之四愁對茲寂寂未免有情憂能傷人祇增白髮耳自  
獻春北鄉徂夏西征欲次其道途所經山川所間發懷古  
之幽情抒行役之積苦比勞人思婦之旨繼班彪潘岳之

製然而盧中郎之征艱崔季珪之述初稽其合格大都雷  
同欲創異前軌故復遲遲染翰他所作古今體詩不啻百  
首聊錄寄數篇譬擊轅之歌供小史諷焉伯恬祁生不復  
裁牘爲訴相思鄴騎有便更望續展不一

弔生不及哀解

既夕禮既窆主人反哭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未殯之前弔弔死者也反而亡焉則傷之甚也賓之弔弔生者也送賓就次猶朝夕哭此朝夕哭仍在殯宮阼階下注云啓位婦人入升堂丈夫卽中庭之位疏云如士喪禮朝夕哭位也喪服哭晝夜無時疏云哭有三無時始死未殯哭不絕聲一無時既殯已後卒哭祭已前阼階之下爲朝夕哭及哀至則哭二無時惟既練不朝夕哭外寢思憶乃哭亦爲無時之哭

此條無時哭疏云在廬中誤

然則卒哭祭

者所以節無時之哭其前皆哀之至也傳所謂弔生及哀

者如此疏又云凡喪服以冠爲受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旣葬以其冠爲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爲受衰裳七升冠八升此進退之序也所謂旣葬變麻服葛者虞禮尸出丈夫說經帶於廟門外婦人說首經不說帶其變麻服葛只是男易經帶以葛婦人易首經以葛耳旣練服七升之衰男子除首經存葛帶婦人除要麻存葛經至大祥祭行乃焚經杖服縞冠素衣耳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諸侯已上豈得旣葬無哭便除縗哉杜預欲迎合晉武使太子薄其母喪其可誣聖經乎段暢之議亦良拙矣特舉此俾讀左傳者毋爲所惑焉

先配而後祖解

按甲辰至甲寅挾日耳自鄭逆自陳歸四百里而近往來旬日之內計造境請命又須宿留則奠鴈當楣卽授綏曲顧其百兩以迓百兩以將者豈弟絡繹不爲貳室之館明矣左氏故詳其日於入鄭後著先配後祖之譏爲解故者迄無折衷賈逵以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鄭衆謂配同牢食先食而後祭祖康成以祖爲較循賈之意惑於季文子如宋致女服虔云如宋致女謂成昏穀梁傳謂以我盡之也義然穀梁只謂逆者微故致女譏宋之不親逆魯之代其厚耳就如徐邈之說宋公不親迎故伯姬不順爲夫婦則三

月未成昏特伯姬一人不可以概論也不知賈所謂三月之內將築別宮而居之抑衽輿而不說纓也若謂大夫以

上與士異

曾子問正義

經典無文以明之夫配匹也緣其作配

故合番共牢以親之妃匹借老則祭於室亦謂之配不可以一皆同食爲配也鄭衆之說於是詭矣後鄭以爲道祭全乖左氏固不必論若杜預之說乃似是而非者也昏禮自下達女氏皆於廟則父之醮子有不於廟乎其遣之有不告廟者乎貴爲國君世子且爲有禮之莊公乃不如楚之公子圍乎且鍼子已在鄭必灼然于耳目者乃嗟咨于誣祖耳胡爲追按前此之過舉成事後之清議若先未告



廟左氏豈不能出一語貶絕而待鍼子之定論也蓋禮有制幣之奉春秋有告至之文假謂忽也世子以聘禮推之使者之出朝服釋幣於禰其歸不脫朝服至於禰彼受命出疆循必告必面之義况昏禮之大者乎然則子忽之失在不先告至將傳宗廟之重於適而惜跬步之勞於祖已卽安伉儷焉是爲誣其祖也鍼子曰不爲夫婦是則孔子未成婦之義也

大夫宗婦覲解

周禮有內宗外宗鄭云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外宗又得兼母之黨雜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鄭云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又有同姓大夫之妻喪大記所謂外命婦者也又有外親之婦通得外宗之稱服問注云外宗君外親之婦也經言大夫宗婦覲謂同姓大夫之妻見小君非謂大夫與宗婦雙雙執質也古於夫婦惟祭祀有共事祖禰之義得有繼獻致爵之禮然一於房一於室猶嚴乘行匹處之戒婦之見於舅姑亦家人禮之近者矣然舅席於阼姑席於房外南

面子不並婦而贊舅姑不同席而饋禮意曉然可知彼于夫人豈得同贊並見若世俗委巷之昏嫁哉循傳文僅言宗婦用幣非禮無大夫見夫人之文而杜預曲成其鄙說謂不言大夫舉非常夫非常之事孰有過於合耦而見夫人者御孫譏男女同贊直謂婦人用男子之贊無致虔之義有外事之干用非其器是男女無別耳杜自昧御孫之旨豈可以之誣經傳哉穀梁傳謂無大夫見夫人禮然同姓諸侯后與夫人尚得獻享則同姓大夫亦得奉贊進謁可知容大夫自以幣覲夫人但非此經所書耳穀梁之言非爲遁論

用致夫人辨

左氏之言信而有徵固然然以禘大廟致夫人爲哀姜則竊有疑也何者僖公本非哀姜所生彼犯鳥獸之行被殊死之刑不以令終豈堪入廟且殺之者桓公也桓公行伯實爲義舉豈可齊殺之魯夫人之覩然配食先君於齊桓之心必不慊而謹於事齊之僖公必不出此就令僖公忘國危之耻媚淫昏之鬼則請葬時卽已致之不待八年之久而憐其餒魂無主也然則夫人者成風也妾不得與祭尊成風爲將來之配食故致成風爲此日之內主成風之正其爲夫人由此禘也春秋以其非常而書之或疑舅歿

姑老傳家事於婦雖始適夫人在宗廟之祭嗣君與其妻爲之僖公欲尊成風何須假禘祭而致之乎曰喪禮謂主人者嗣子也其主婦則死者之妻也妻於喪次爲主婦則祭祀爲主婦可知喪服曰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以薦獻之事合族之誼不在其妻而在其母也賈公彥曰母年七十已上宗子之妻與祭則族人固爲之服此亦準量人情七十之年必篤老不復堪奉籩豆耳是成風之助祭其失惟妾爲夫人之事明于祭其母得爲之也公羊以僖公娶楚女又以齊媵爲夫人與春秋緯說相表裏本自無稽哀二十四年宗人釁夏曰周公武公娶于薛孝惠

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明德之胄貴族之耦典禮昭然  
魯與楚媾非異姓族醜蠻荆雖橫江漢之間尚無係授之  
慕必不以其女共承宗廟又齊與楚臭味差池猜嫌方構  
楚卽嫁女齊肯以姑姊妹爲媵哉徵諸事理極易曉俗儒  
守一空而不察耳權氏又以夫人爲文姜此又不足辨也

駁杜預與會位定論

宣元年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杜預云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嗚呼煌煌周禮爲擁戴篡弑之邪徑俗儒固陋之見一至此乎夫其人爲篡弑之人雖攘其位而覲然民上周天子旣爲元默之尸莫之誰何爲隣國者卽當絕其信使布告於方嶽盟主爲方嶽盟主者亟宜糾合同盟聲罪致討使死者不飲恨黃壤生者慄慄知大義之所責必無幸免之理惡逆之禍肘腋之變當相戒而不敢發不亦扶陽抑陰之盛事哉乃自敵以上靡不寒己死之舊好貪建樹之新恩於是覬覦之徒以

爲與於會盟明神要之大國援之哆然其得計也禍亂日  
尋而不已非狃於事之固然哉然則若而人者使得儼然  
執圭被冕揖讓於宮庭同盟之怙亂長惡罪無可辭也縱  
而與之會盟者猶有罪身爲惡而與於會盟者便得曠蕩  
而更新乎曰臣子殺之與弑君同則是石礫不爲純臣而  
州吁不爲凶慝也舉天下無討賊之人千乘之主相率而  
親之曰兄弟也甥舅也則其臣與民疇能不戴之爲君爲  
公春秋之書之安得不目之曰公曰侯要其丁此殃咎豈  
臣子所忍言哉曹伯負芻之執晉之計也緩使曹人得藉  
口以乞哀杜預乃借彼詭辭妄成義例彼生於亂世習見



魏晉間之事宜其別有肺腸亂臣賊子口所囁嚅而不敢  
道吾於楚莊王之殺陳夏徵舒也而爲秉禮之魯主盟之  
晉羞也終春秋之世布大義於天下者莊王一人而已

妾母不得爲夫人論

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惟近臣及僕驂乘從服惟君所服服也按不杖期章爲君之母期曰非夫人無服則羣臣不以夫人禮禮之也曰近臣惟君所服明君非三年服君又不敢以夫人禮禮也何也傳重于先君也妾母爲夫人母不加尊父屈於齊矣鄭注曾子問云天子練冠以燕居蓋庶子王爲其母此禮之正也鄭以禮無承重爲妾母服之義據喪服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而明之也若緣公羊母以子貴之說則庶子爲父後者何故降其母總若遵爲後厭屈之禮則社稷宗廟之主豈不所傳彌

重然則練冠麻衣附於公子爲其母之例無可疑也又不  
可尊同於適而猶以妾母服服之也春秋時諸侯專恣禮  
樂征伐之大者皆不可復問緣骨肉之愛隆其所生未遽  
爲誅絕之罪豈便謂之禮哉春秋書之以爲彼旣違禮而  
成之夫人成之小君穀梁傳曰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  
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此孔子之意也定姒  
之薨季文子喪之不反哭不殯廟不設屬裨季文子忠於  
君者也非弱其君以禮固如是耳文子所行禮之正也匠  
慶所爭俗之變也鄭服問注云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皇  
侃不達大義遂謂適小君歿則得伸若小君猶在則其母

歷屈不知鄭之言此正爲公羊說云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于適也下堂稱夫人尊于國也儼然爲適庶並尊之倡故鄭破之耳夫歿其適母是歿其先君也可乎哉自公羊之邪說行杜預輩傳會以趨世後代循之則一太前一太妃矣以爲不足則兩宮並尊又有未慊乃多行無禮如周貴妃之於錢皇后焉大防一墮人心亦何所不至嗚呼其禍則俗儒之長之也

既獻召悼子及旅召公鉏考

按鄉射禮主人獻衆賓後大夫若有尊者則入門左主人降賓降衆賓皆降席於尊東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注云不去加席者大夫再重席正也其燕禮司宮筵賓於戶東西上無加席注云燕私禮臣屈也故舉觶後主人獻卿卿辭重席此之辭重席以辟君明卿當重席臧紇以重席待悼子正其爲卿適從卿禮也其席當繼賓席而東等於冠者之醴隆于嗣子之舉奠古者立適之禮可知其大概矣按鄉飲酒賓席牖前南面席衆賓于賓席之西尊于賓席之東房戶間席與尊皆南面則設席者酌尊者皆

北面矣士冠禮云再醮攝酒有司徹云司官攝酒注云攝猶整也整酒謂撓之此新之之意也絜之者所謂執羶者反羶也其盥洗實爵如賓禮可知鄉飲酒記云凡旅不洗則舉解後當獻者皆洗也旅者按鄉飲酒禮主人酬介之後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注云介酬衆賓衆賓又以次序相酬則旅酬也又燕禮卿大夫皆說屨就席主人乃獻士於西階上所謂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臧紇以士禮待公鉏故於其時召之鄉飲酒記云既旅士不入明士入當旅酬節士非特不席於堂其尊亦非房戶之尊燕禮所謂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園壺是也與之齒者齒於子姓兄

弟之間非齒於悼子也以特牲饋食禮知之彼設堂下尊之後兄弟弟子舉觶爲旅酬此旅而召公鉏正彼舉觶之時知其所齒在庭中也悼子之席在堂上獻於席前拜於西階上若士若衆賓長若長兄弟皆獻于兩階設薦于庭中公鉏安得遙與悼子爲齒乎杜預撥弃經禮宜其恐踈臆測孔氏於此亦了無疏證故附禮文爲之考俾知禮非虛設傳非空言也

叔孫豹違命論

賈逵云叔孫義也魯疾之非也服虔云叔孫欲尊魯國不爲人私雖以違命見貶其于尊國之義得之按宋衛與魯素爲敵偶宋衛于是盟不聞請降於小國而魯違欲自比於邾滕率是而倡則在會者當無肯任次國之貢賦矣此必不得之於晉楚徒辱命而貽口實爲四方笑叔孫權事之宜尊國之體其奉使有足多者且其事不從穆子創也仲孫湫請子帶于王事畢不言枝如子躬致擘櫟於鄭事畢弗致其君不以爲廢命故出疆之義專對之材一而不可變因而不知止者莫能任之然春秋猶去其族者嚴君



臣之奉惡夫不肖者階此以自專故爲之防也傳言違命  
違公之命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武子當國故傳其  
命耳縱使作中軍以來慮夫奉事兩大悉索維艱邾滕之  
比本緣便已全非公意亦何難一言于公度無不得請何  
用使公塊不知此爲隱蔽之謀犯矯誣之責哉若本非君  
命則春秋不應貶也杜預穿窬之見旣謂大命下移愍魯  
君從來不得發一言又謂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然  
則其順順季氏耳其顯顯強臣耳且魯之朝聘會盟信使  
交錯度無不稱君命而行君雖弱于國命固顯于外亦何  
待此之顯之哉夫慎倒是非密寘陷竄入人罪而無從知

之者此金虎之爰書與賣餅家之斷獄則然春秋推見至  
隱一寔而已委曲辟戾之義非所關究也

昔陽考

昭十二年傳荀吳入昔陽滅肥杜預謂昔陽肥國都是也  
又謂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劉炫駁之是也其後酈道元  
承杜之繆云泚水又東逕昔陽城南引昭二十二年事京  
相璠曰故鼓子國也又云清漳水南逕昔陽城引昭十二  
年事及杜預此注顧氏炎武譏之曰水經注一卷昔陽城  
兩見一在下曲陽一在沾縣誤也自後顧祖禹沿酈氏之  
誤顧棟高偏主劉炫之說余卽以杜預注證之襄二十三  
年趙勝帥東陽之師昭二十二年荀吳略東陽杜俱云晉  
之山東邑魏郡廣平以北東陽於晉爲山東則此年之僞

會齊師與二十二年之略東陽其事與地相符肥與鼓俱  
爲晉山東無疑不得云昔陽在樂平沾縣劉炫謂樂平沾  
縣在中山新市縣西南五百餘里何當假道於東北之鮮  
虞而反入西南之昔陽此名通之論孔穎達尚何置喙哉  
然謂肥鼓並在鉅鹿是也謂昔陽卽是鼓都非也司馬彪  
郡國志云下曲陽有鼓聚故翟鼓子國有昔陽亭則鼓聚  
乃鼓子國而昔陽別爲肥子國甚明後人連讀之又習見  
應劭前志下曲陽縣注之謬應劭註地理之粗疎與劉遂  
昭註郡國同貽誤後學遂  
謂鼓子國有昔陽亭又轉誤爲鼓都也傳所以先云入昔  
陽者入其國君走他邑故前志于真定肥縣縣亦云故肥

子國至八月壬午并克之而肥遂滅入與滅有二文則昔陽固爲肥邑何以明之昭二十二年荀吳負甲息於昔陽之門外緣昔陽非鼓地故鼓不爲備如劉炫云本爲鼓都則晉已坐甲于國門何得復爲僞羅而云襲之乎顧祖禹之誤分昔陽在晉州者爲鼓都在山西樂平縣者爲肥國然樂平之昔陽元和郡縣志云一名夕陽城則昔陽本非定稱名偶同于春秋之昔陽顧氏旣沿劉炫鼓都之說又襲杜預樂平昔陽之誤割裂糾錯轉益迷惑矣至劉昭郡國志注于下曲陽縣仍引杜樂平沾縣之昔陽此何異取秦司馬錯之伐蜀以證楚公子嬰齊之盟蜀乎盲人道黑

白良可歎已

禘于襄公萬者二人辨

杜預以禘當于大室不於禘廟故疑爲襄公別立廟按莊二十八年傳云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謂若周之豐晉之曲沃本是所居先有宗廟者爾不得謂春秋之書城者皆是都皆有廟也禮無原廟春秋時毀而復立若武宮煬宮則有之不在毀限者無別立廟之事漢祖宗廟在郡國貢禹以爲不應古禮宜正定安得逆以漢制爲魯事乎高誘解此亦以禘爲大祭云禮天子八佾諸侯六佾者四十八人此可證何休六六於襄公廟二人餘在季氏季氏僭也陸粲知杜預別立廟之非求其義而不得云周衰禮廢

諸侯典祀蓋有獨豐于昵者如閔二年禘于莊公趙匡曰不及於祖此禘於襄公亦然余按傳通言數事爲召禍之由不必定在當年此禘或是時祭不必指爲大祭鄭禘祫志據此年爲五年之禘特援以通事理爾蓋諸侯五廟同時並祭次及襄公之禴廟而萬舞不足所以不足緣季氏亦有私祭禮君祭孟月臣祭仲月晉旣烝而趙孟烝於溫是也季氏祭與君同時日又矯用樂舞衆懼季氏遂以私廢公此大夫所以怨也若謂禘必大祭專在一廟則將事之先蒞卜戒期百司庀具其禋祀益虔公庭萬舞豫爲部分魯雖貧瘠不應除給季氏外惟存萬者二人也若大禘



一廟季氏雖不臣不應便奪君之樂致綴兆不崇大禮廢缺觀聽駭歎也襄二十九年云三耦不足取於家臣固然以晉之官制證之六官之長戎右尉候七輿六騶屬三軍爲多魯之三軍盡歸三家則公臣爲數無幾矣聘客燕享有主人有媵爵及膳宰司宮司正執事不與當司射比耦又不必皆能射且燕射於路寢禮殺於大射其射耦惟見在庭者爾公臣不足又何怪乎不可以彼而例此也然則此之禘爲羣廟之時祭萬舞惟闕於襄公之廟亦可知矣解經之道必攷核詳審而以理會通之執滯文句觸處生礙也

旌儒鄉銘 并序

驪山之下堆阜隆然非獄而結氣不師而凝雲瓜猶含翠  
泉不借溫策馬若驚涼蟾延罔則秦之坑儒地也伊昔蒼  
精鳳喪赤制麟哀唐衢文涂鬱爲荆棘則有祖龍崛起虎  
捩梟磔六合慘慘風衆穉以隕之萬民碌碌竿羣羊以驅  
之三十六郡糜沸於尉律七十萬人僵仆於北假遂乃燔  
六藝而宐聖之道熄破百家而稷里之議絕率天下以叟  
爲師惟主是聖猶以爲不足則閉諸生於堦道之內復土  
下里密寘毒機方領矩步盡爲煨塵白鵠同掩黃鳥尤哀  
傷哉跡其睇嘯颺馳恣睢焰起威莫崇焉力莫施焉猶將

觸天柱裂地軸竊女媧之緼斯朴父之形然而天厭其旤  
神奪其鑿玉鳥不留天寶空受瘡浴於湯泉脚潭於崩斤  
雖復赭湘山鑿龍岡射大魚逐青兕卒之璧返瀉池石詛  
東郡金虎旦亡絜媪夜哭蚩尤之匹帛尚炎而牧童之束  
縵已燼矣豈非芒昧之中忽毒之氣若推若壓以速其殄  
彎弓見厲於鄙叩墓答響於吳矧詩書之澤螻鶴之英遠  
與五神連謀近與七璧合識者乎故觀其後也舉趙宗無  
炊火諸儒之緒則警欬而妥之論秦鑿悉醜行諸儒之風  
則馨香而勝之迴薄爲星精蒸濡爲芝英彼生不逢時握  
竹帛揜縫掖老歿而無聞夥矣諸儒亦何恨於銜毒螫抵

暴綱哉唐開元之末詔改爲旌儒鄉立祠以祭然則禮堂  
濟濟君子表其鄉槐市英英禦侮別其室洵可驂靳達巷  
卉鑣揚豕增榮觀於千人之聚解煩寃於三士之吟乎嘉  
慶十三年歲次戊辰吳縣沈欽韓自燕入秦裴回茲墟下  
馬陵同敢忘雅拜藏書窟在祇戀周行但模楷搖風彌傷  
鬢谷弦歌送籟聊誌生墳銘曰

在昔暴秦封豕其人秋荼方密春木空苞吁嗟諸生珪璧  
其行胡不繼魯連隨伏勝韜光而戢影負此龍轡嚇於梟  
鏡猶斷斷倫侯蹇蹇匪躬天子三策黃帝五鐘悲卉驅於  
正先怨同遊於龍逢其衰儒術如盟金石如厓飢渴維風

及雨子弦我畢四百六十人蒼天惜不得生窮一朝灰燼  
萬古清明殉伴日星吞吐四照映花五色麗土禮器歸陳  
詩歌聞魯遙遙同調攄憤草莽身殉道雪爲赤帝倡義爲  
繫王歿節嗚呼亡秦者胡永漢者儒黔首不愚而賈人子  
愚白梃奮呼不在挾書爲容綿蕝仍賴吾徒鼓之舞之我  
乃攸叙之匪惟馨之遠台丹青之上蔡黃犬望夷白虎灰  
無一羽土諸君不爲苦魂兮安揚闕里上庠鑒兮曷彰此  
坑儒鄉

祭陳御史文代

蒼渠執契天祿垂墳運摛鴻惠道博高文一牀故里雙鴈  
歸翰如何桂水不起漳濱惟公名字炳然見月鳳穴叔翰  
龍門通謁魯殿頌圖劍門銘碣智玉隨身慧珠作骨高齋  
繼躅講席觸藩三百六策四十萬言武夷秀出越石高蹇  
常哀執贄黃璞名編洎興三物爰登上第視草木天題名  
金地玉緯瓊網赤文綠字頌雀蜚華夢蛟杼思西清闕府  
東觀書林八瓞花映雙炬漏深黃香書賜柳習酒斟如聞  
天語已簡帝心孝公無雙德猷第一祿麗屏風銘工漏刻  
香襲錦袍霞餘彩筆金鷲漸儀青驄進秩輦轂浩穰都官

法持烏衣貴介司隸威儀赤丸自息白簡非癡玉衡無爽  
冰壺是視馨佩蘭槐蔭周桃李設屏朝升懷金暮矢果有  
鉅卿實先多士瘡瘡炎微疇育菁莪彬彬禮樂乃部弦歌  
鳥栖送柏馬流迎珂星明銅柱珠腹金波桂海虞衡南方  
草木雷楔鬼彈揀金剖玉楓人告祥山都聞哭夢兆白雞  
弔來元鶴幡纒丹旄豸寥青邱梧山雲去荔浦水流薤同  
蘭萎松與蝮愁錫衰齋鏡雙騎挽輶繫帛承風異苔結契  
彥先琴亡壯武劒逝玉馬高阡金蛇幽竊對酒誰歌檢書  
空涕百城像表千里紉違江淹傳叙孫綽諫詞訓貽家範  
風挹人師千秋萬歲有道之碑

爲徐河督祭姪婦文

嗚呼薨華早隕綵翮安歸玉律不煖金梭忽飛青廬乍結  
總帳旋唏釵頭鸞墮薤上露晞堂未餽筭室有懸機緬聞  
結佩實善嗣徽少習張箴長儀劉頌玄校纔勝縹囊早弄  
乃忝昏姻敢聯伯仲豈曰乘龍僅能蠟鳳鹿皮儷纁頰黼  
映幃璇室歌來玉樓簫送百兩車膏七尺鏡掩月正團樂  
雲何黯黹衰綫春長玉聲晝斂甥館花香洞房燭燄寫韻  
帙殘鑿帷人儼如何窈窕頓悲荏苒對案幾時藏舟永夕  
實緣祚衰致茲天闕家廟未瞻尊章未識棺還先墓班祔  
下室娣姒言歸先後共訣彼方攢敢此又易簣雄劍雙鳴



大絃偏絕嗟予疲  
茶夙嘗茶苦持節  
河隄脫纒公府哀  
樂年徂期功歲數  
蘭玉旣森蘋蘩攸  
助冀添民版反增  
鬼簿纍纍靈輻搖  
搖功布入室皆空  
延賓自憮黃流蛟  
怒吳市鶴哀霧迷  
菖草風峭落梅江  
關笳咽妝閣燕來  
春書封篋酸文奠  
楮從媵辭閣夫壻  
營齋星明松柏雨  
暗莓苔天涯洒涕  
其有知哉

書讀禮通攷

崑山徐原一讀禮通攷淹貫該洽蓋自杜佑以後未有之書也卷帙旣繁不無小悞其一百十四卷引明太祖實錄云洪武四年九月丙辰冊故元太傅中書右丞相河南王王保保女弟爲秦王懷妃時妃有父喪上命廷臣議之禮部尚書陶凱奏大功以下雖庶人亦可成昏況王妃無服徐氏譏之以爲陶凱身爲禮臣不能規正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乃云無服何忍言悖禮至此也愚按王保保其舅察罕養爲己子察罕之死在順帝至正二十二年何爲洪武四年其女弟尚有父喪及考太祖實錄則云妃有外王父

喪乃知徐氏所見之本有脫文爾外王父之服小功凱所  
据者大功之末可以嫁子不爲失禮徐氏所見悞本一時  
不能辨正寧不知王保保爲何人其父爲何人而遽令一  
代創業之主與其制作之臣同受不遑詢乎著書者不可  
以鹵莽尤不可以不通史學也

宋元以來傾軋于注疏者至矣 國初學者尚沿其習萬  
斯大顧消輩意不在于規而主乎詈若蒙師之訓童子然  
甚者往往剜肉爲瘡以施其砭炙雖口如布穀吾恐一空  
之智不足闡禮堂之藩也徐氏于是書凡有異論採摭靡  
遺其推元之教繼公爲尤至若欲祧鄭而祖敖異矣哉余

謂敖氏穿窬之黠者耳其說儀禮大約與鄭異同參半同者固已攘取之而乾沒其本來異者又不欲訟言之若疑讞所自及設陽揜陰闔之文堅似是而非之說使人不以爲空疎反以爲達禮墮其雲霧而不之覺然有識者觀之搏捨割裂辟戾衡決咿嘍歎鳴潦倒麤沾等諸下里僞物而已其幸存至今適丁厭故喜新之會兼爲儀禮者至少學士大夫不暇治經何從而衡其淺深得失哉然僨給者遂欲以積薪處之是一手而掩萬目也徐氏綜數千年之大典爲實事求是之學而以卮言弔詭殺其間亦狃于俗習而不之思爾如呂坤之書號爲四禮疑者則舍儒而攻

幼學堂文稿卷二終  
聖者也如之何而列之也

幼學堂文稿卷二終